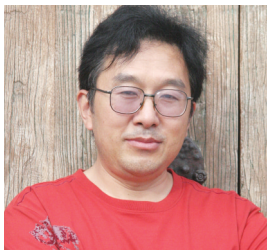


◇ 亦文亦画 冯杰专栏



冯杰,诗人,作家,文人画家。获过台湾《联合报》文学奖、梁实秋文学奖等。出版散文集《丈量黑夜的方式》《泥花散帖》《田园书》等十余部作品。

马知了

蝉在留香寨村里的叫法,不知怎么与不会飞的马联系上了。天上的马什么都知道。包括云游的道理。

它是乡村唯一与别离有关的昆虫,所谓“寒蝉凄切”,所谓“秋风秋蝉”。干脆换上这个名字,让伤感主义躲得远远的。

偏偏又起了个“马知了”,原意为能躲过一种伤感之役,最终还是绕不过残留下的感伤

篝火,连骑上加一鞭的马儿也不行。

俳句大师松尾芭蕉有一首《眼前》:

路旁木槿花

马儿一口吃掉它

这更贴切,木槿花在《诗经》里叫“舜”,朝开夕落。连马儿也知道生命的短暂与人生无常,何况蝉,蝉是大地之上小小精灵。在黑暗地下坚守三年五年十年,有一种蝉还叫

“十三年”。一生,为看到仅仅三十天的阳光。

是漫长夏天里,最后唯一会飞向秋天的种子。

作为蝉尾,附上冯杰的一诗:

蝉 蜕

一座透明的空房子

邀夏天去住

四壁从不装饰

只盛着一勺露水



青箱子

我实在是不识草木的,除了常见的荠菜、车前草、紫云英、桃儿、枣儿,其它几乎盲然目瞽。

高中时在学校寄宿,食堂的饭菜吃得寡淡,就溜到校门口小炒。十六七岁正是不走寻常路的年纪,我又满脑子的奇想,一拐脚就去旁边的田间地头寻野菜。尽管不识,心里想着,菜都长得标致,那些标致的野花野草必也吃得了。

已入夏,车前草老得快从媳妇儿变成婆婆,荠菜更是挺着硬邦邦的细身板撑着老胳膊老腿了。好歹掐些车前草尖尖儿,其它标致的也拔一些。又遇见一种才露些小鸡冠花样的野菜,满地里窜开了似的,四处星星点点。它们的模样都是正经标致的,不像一些野草牵牵连连无章法地蔓延,也不似一些明白不能吃的植物长了一副媚态。微微赭红的茎,青绿的半老叶儿护着青锺的嫩芽儿,在风里朴素端庄地笑。嗅了嗅,气味也好,有些许拙,些许敦厚,不是聪明到油滑的香,如野地里生的敦实男孩,一笑露出大白牙。就它了,我拣那没顶花儿的掐,极鲜嫩。

车前草、“标致菜”“小鸡冠花菜”(我嘚瑟地给不知名的两种取了名字)共计三种,前两种清炒,后一种做蛋花汤。出

菜时,蛋花汤最美,青绿青红夹杂着嫩黄嫩白,秀色即可餐,一股子喜气。

车前草毕竟老了,一嚼巴一口筋骨。“标致菜”大约过于标致了,一大把一炒便“缩水”成一筷子,揀一些搁进嘴里,差点以为错采了黄连,苦得将悲从中来。蛋花汤倒实在不错,那拙而敦厚的味儿熬透了又换成一股子清鲜,滑软的,老老实实由内里渗出来。与鸡蛋搭了尤其好,不但色泽,还有老实而鲜亮的模样,还有二者可互相包容的味道,入口生香。唯有一样欠了,大约该焯一下水,总还略微有些涩。

回家颇为得意地同母亲谈到采野菜的事,她将我好骂了一通,扔给我一本《本草纲目图谱》和一堆外祖父手抄绘的医药书,让我读书自省。我赌气随手乱翻,一翻便翻到“断肠草,全株有剧毒”,模样标致得很——惊得我几乎头皮毛囊突起,便开始潜心“学习”。对照图谱,那“小鸡冠花菜”居然有个好听的名字——青箱子,有《诗经·国风》的朴素明媚。

外祖父的手抄小楷亦有青箱子一般的素净。他写:青箱子,性微寒,味甘微苦,无毒。祛风热,清肝火,明目退翳……母亲知道其中一种是青箱子后,倒带我去野地里捫摸了些回来,说性寒夏季最宜。她给我做了一回青箱子炒肉丝,用

滚水略微焯过,果然只剩清香再无涩感。朴实干净的气息几乎可以浣去这具皮囊里的浊,惟剩了最初的清洁。

后来好些年都不曾再吃青箱子,夏天偶然在野外走,总能见它们撒了欢蹦跹得田间地头都是,略紫红的小鸡冠子在风里一齐一啄一啄,看得欣然。

有一年立心啃《三国志》。读至“魏志”,有一位号“青牛先生”的隐士百岁有余了,仍年如五六十,因他“常食青箱茺华”。青箱子竟还有长寿功效?又不记得在哪里读到一段,说女子常吃青箱子,必会吐气如兰,美颜瘦身,改变风韵。简直是清风嘉物了!

那时我正在乡村,青箱子又是邻家小子般的随处可遇,就隔三差五采了来,自创了许多青箱子菜肴,做汤羹,清炒,佐肉,甚至熬粥。大爱两款,虾皮豆腐青箱羹、小米青箱粥。

虾皮熬了白汤,嫩豆腐切块在汤里微微烫熟,青箱子焯过切碎出锅前撒进去,匀了芡滴几滴香油搁少许盐花。羹清白而浓稠,虾皮香的丰腴也并不能夺了豆腐与青箱子的简素。小米粥熬到将关火时,将青箱子一样的焯了切碎,匀匀地撒到粥里,可做白粥就咸菜也可搁盐。好的是小米与青箱子的互相渗透,喝一碗粥便觉现世清平,笃然安稳。

其实,青箱子还有一个名字——萋蒿,我却不喜欢,一派颓然。

千年紫柳

在海拔一千米之上的高山沼泽里,紫柳,生长了一千多年。时间像一条体形细长正在修炼的小蛇,蜷了身子,一圈一圈,在紫柳黝黑的躯干里,禅坐成纹理缜密的年轮。在人迹罕至的高山密林之间,这些紫柳,它们仿佛是秦汉时守边的老将军,白髯飘拂之间,依然不失那一股铮铮的英雄气。

在夏日浓醇的阳光里,我踏在一条蜿蜒穿过沼泽的木桥上。木桥窄窄的,田滕一般窄,这样的窄,是只合一个人伫足流连,不适合众人喧哗对谈的。赭黄色的木桥,仿佛祖传的已经泛黄的白丝带,牵引着我就这样走进古旧的时光里。

左边是斜了身子的紫柳,右边是佝偻着脊背的紫柳,眼前是紫柳,身后是紫柳,我的心倏然紧起来,只觉得身在营里,四下里尽是一股腾腾的兵气与豪气。我历来都以为柳的性别是属于女性的,可是紫柳是个叛逆,它似乎是不甘心混迹于裙钗。是的,这些紫柳,都是阳刚的男人,是壮年至于暮年的驰骋在疆场的风沙霜雪里的征人。

停了步子来看,它们的叶子,并不十分茂盛。有的是只在干顶上有疏朗的一丛,风可以展开腰身从枝叶间经过,

星光也可以像白鹭似的一群群从树叶里落下来,在低处的草叶子上敛了翅。有的已经老得放浪,脱尽枝叶,只光光的一截屈曲而嶙峋的干杵在眼前,然后发笑似的在根部又发出矮矮的一丛绿叶来。那些叶子的形状,也是男性式的浓眉。跟西湖边的垂柳叶子比起来,垂柳的叶子细长单薄而纤弱,是女性的眉。而紫柳,它的叶子是稍微拉了拉的椭圆,颜色深碧,质地比垂柳的要结实浑厚。在晴空下,绿蜡一般,灼灼反射着一团饱满坚实的亮光来。

在紫柳园,我几乎没有看见一棵笔直生长着的紫柳。它们,或斜或倒,有的已经空了心,有的也枯了梢头,孤零零的干,远看,是国画里一笔怏然折转着的老黑。恍惚中,我仿佛看见,在一个浓云密布如大军压境的黄昏,狂风叫嚣翻过山头,扑向这一片紫柳园,一棵紫柳繁茂的枝叶被收缴而去,一棵紫柳黝黑粗壮的干戛然断折,雷电的白刃唰唰砍下,剖开另一棵艰难站稳的紫柳的身躯。是啊,狂风来过,雷电来过,干旱来过,生存已经多么不易,又如何像美人一样挺胸收腹!在紫柳的身边,我看见了蕨,看见了茅草,这些来自诗经年代的久远植物,以及几样叫不出名字

的细弱的藤蔓植物。品种寥寥的几类植物,似乎在无声诉说紫柳的寂寞。也许,风送过另外一些种子到达这里,但是这样容易干旱高寒的山顶上,它们又走了。或许,苦难和寂寞,原本就是一种修行,所以才有了一千多年的紫柳。

一千多年啊!一千年,这山下,王朝兴替了几十个。一千年,山中一个普通家族兴旺繁衍了几十代。一千年,这山野上的杜鹃花耗尽心血开落了一千次。一千年,前面的代代朝朝已经成土,山中某族的后人或许已流落他乡,而杜鹃,也或许经蜜蜂做媒,已经变异了品种。只有紫柳还在。还在这高山之上,在春夏之间的五六月里开着白花,漫天吐絮,每一朵柳絮都是一个词语,它在娓娓诉说这千年的变迁事。一千年,紫柳太老了,但姿态依然刚硬遒劲。铁一样屈曲突兀的干,如游龙,似苍鹤,还在向上,身段不肯低下来。紫柳的老,是老骥伏枥、志在千里的老,是白发的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的老。时间淘洗人事万物,一棵植物,就这样巍然挺立在时间的洪流里了,成了树之王。

我穿着绿条纹的裙子,悠悠走进这一片紫柳园,像江南石桥边一片婉约的垂柳的叶子。当我离去,离开生有紫柳的妙道山,离开岳西县,一路上听着车窗外的铿锵雨声,忽然觉得我的生命经脉里似乎有紫柳的汁液在铿锵流淌。

◇ 营闲事 王亚专栏



王亚,作家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涯》《芙蓉》《雨花》《滇池》《散文选刊》等,出版有散文集《茶烟起》《营闲事》《声色记》《此岸流水彼岸花》《一些闲时》《今生最爱李清照》等。

◇ 草木总是 许冬林专栏



许冬林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散文作品发表于《十月》《散文》等刊物,著有散文集《日暮苍山远》《养一缸荷,养一缸菱》《忽有斯人可想》等十部,及长篇小说《大江大海》等。